



玻璃店

丁小村 著
DING XIAO CUN

小说家对日常生活的想象，就像医生
使用手术刀，他不由自主地迷恋上了
这种奇特的感觉。

丁小村短篇小说选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作协“陕西百名青年文艺家扶持项目”

玻璃店

丁小村 著
DING XIAO CUN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玻璃店 / 丁小村著. -- 北京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6.4

ISBN 978-7-5699-0880-0

I . ①玻… II . ①丁… III .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76675 号

玻璃店

著 者 | 丁小村

出 版 人 | 杨红卫

选题策划 | 王 水 尚 蕾

责任编辑 | 王 水 尚 蕾

装帧设计 | 孙丽莉 赵芝英

责任印制 | 刘 银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010-69590320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1230mm 1/32

印 张 | 7.5

字 数 | 161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880-0

定 价 |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解剖 / 001 奔逃 / 022

玻璃店 / 050 少年与刀 / 060

一本大学里的诗刊 / 076 薄荷糖 / 086

摄影师的黄昏 / 095

给我闭嘴 / 109 园丁 / 125

去车站 / 137 石头 / 147

微醉的周末 / 160 床 / 172

出口成祸 / 194 午间游戏 / 212

解 剖

世界上喜欢玩刀子的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早已经消失在我们的想象之外的大侠，他们喜欢宝刀往往胜过喜欢美人。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医生了，外科医生，他们的刀是千篇一律的，小巧玲珑薄如蝉翼、细如眉峰。对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从小就产生了一种病态的迷恋，这是赵卫东成长年代里一直无法解开的情结。据说那些有艺术天赋的人一般都是这样开始自己在这方面的探险的。赵卫东最先看到的并不是手术刀，而是骗猪匠的刀子。那刀子外形颇似手术刀，也是柳叶状的，不过显然比割人的刀子大了近乎三倍，相比之下就显得粗鲁多了。这证明同为动物，人的等级比猪要高得多。乡村里的骗猪匠常常走乡串户，他们远在山嘴那边就吹起了只有他们那一行才吹的牛角小号，那牛角小号发出的声音近乎牛叫，骗猪匠就用这种粗莽厚沉的声音宣布一批公猪性别的消失。赵卫东小时候特别注意那种号声，一旦骗猪匠来到村子里，他总是要赶过去看。看着雪亮的刀子、听着猪的哀号赵卫东的眼睛也亮了，他并不欣赏小公猪们流

血满地的场面，也不欣赏骗猪匠的手艺，他迷恋的仅是骗猪匠手中那把雪亮的小刀。赵卫东就是从那时开始了对刀子的诗意思象。如同那些大侠欣赏宝刀、美女欣赏英雄，赵卫东迷恋那柄闪亮耀眼的小刀。真正见到手术刀是在他读高中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叫马高，马高的爸爸是一位外科医生，有一次马高从家里带来一片柳眉儿似的小刀片，赵卫东那时刚好跟马高是同桌，他以为马高拿的是刮胡须的刀片，并没有在意。马高却一直把玩着那枚小巧的刀片，刀片上的一星亮光像针尖似的刺着赵卫东的瞳孔。马高说，你知道医生怎么对付那些大肚婆的吗？赵卫东知道马高的爸爸经常被抽调下乡搞计划生育，做流产手术和结扎手术。赵卫东是农村人，知道农村人说起计划生育是谈虎色变，为此赵卫东有些讨厌马高，因为他的爸爸，那个时常粗暴地划开农村妇女的肚皮的人。赵卫东埋头做自己的作业，没理睬马高。马高却把那枚指甲宽的刀片戳到赵卫东面前，那亮光直逼赵卫东的眼睛。马高说，这玩意儿叫手术刀，你知道不？赵卫东这才睁大了眼睛去看这把不同寻常的小刀。赵卫东有些疑惑，这么小个刀片就是手术刀？马高一脸得意，说，只需要装在刀柄上就可以开膛破肚了。赵卫东这才明白，外科医生的手术刀，就是这么个指甲盖似的的东西装在刀柄上的。赵卫东从马高手里接过刀片，从手指蛋上传过来一股冷飕飕的气息，一下子窜动在赵卫东的全身，那感觉就仿佛一把快刀划过皮肤的那种丝丝缕缕的冷。刀片很薄，在赵卫东的拇指和食指的两颗指蛋中显得若有若无，他感到像是捏着一片雪花似的。赵卫东不由自主地迷恋上了这种奇特的感觉。赵卫东耳边响起了骗猪匠们的牛角小号怪异的声音，那种粗莽

敦实的声音，如果在山梁上吹出来，整个一座大山的两边都能听到。那号声唤起了赵卫东对于骗猪匠手上的小刀的想象，那刀跟眼前这刀比起来当然是相形见绌的，就像粗鲁的农夫和文弱的小姐，就像锄头和钢笔，就像猪圈里的肥猪和笼子里的小鸟。赵卫东就这样迷上了这把小刀，马高说你喜欢的就送给你，听说，小偷们经常用这玩意儿划女士们的小皮包的。赵卫东说，你这不是在侮辱你老爹吗。马高说，我老爹那刀只划人的肚皮，包括很多女士的肚皮。赵卫东说，你爹太残忍。马高说，这刀是救人的，怎么残忍了？赵卫东说，你那救命的爹，让你这么一说就差不多是凶手了。马高一脸得色，说，我马高的嘴也是手术刀啊，解剖别人也解剖自己。赵卫东说，这刀亮光闪闪，你那两张嘴唇，可就是红不红灰不灰的，没有观赏价值。马高说，你小子的嘴比我还毒。赵卫东说，都是跟同桌学的，近墨者黑嘛。马高说，这刀送给你了，你要是喜欢的话，可以报考医学院的。赵卫东眼睛一下亮了，捏这那枚刀片想，我要报考医学院，做个外科医生。

赵卫东并没有考进医学院，他上了师范大学的生物系。倒是马高没有辜负父亲的愿望，考上了医学院，是法医专业。赵卫东为此耿耿于怀，乃至上了师范大学有两个月都没有缓过气儿来。读生物系意味着他将来并不能如愿做一个外科医生，而只能做一个生物教师。只是后来知道生物系也有解剖课，赵卫东总算得到了一点儿安慰，对课程有了些兴趣。他渴望上解剖课，渴望手持手术刀，去分解一只活物，哪怕是一只小小的青蛙。在他看来，那枚小小的刀子，就像一把闪亮的钥匙，可以打开所有秘密世界

的大门。这种诗意的理解超越了一个生物系学生的学习范畴，可能也超越了一个外科医生的职业意义。世间总有些事是不可理喻的，赵卫东对于那枚小刀的理解就是无法解说的。

有一天马高来到师大，神秘兮兮地对赵卫东说，我们要上人体解剖课了。正像马高预料的那样，赵卫东一下子来了精神。说，什么时候？马高说，下周一。赵卫东说，我能不能去看看？马高说，我知道你会来劲儿的，我给你弄了张票，你可以跟我一块儿混进去。赵卫东拉了马高就往学校外边的小饭馆跑，说，我请你吃饭。小饭馆是专为学生开的，都是面食，不过兼卖啤酒小菜。赵卫东要了两碟小菜和两瓶啤酒，马高拍拍赵卫东的肩说，还是我付钱吧。赵卫东说，这次我请你。马高说，我比你好过一点儿。赵卫东说，你忘了我有助学金的。马高说，那今天就幸你这个拿国家助学金的。俩人喝着啤酒时马高就替赵卫东不平：你真该到医学院学外科的，你肯定是个好外科医生。赵卫东叹口气说：我们宿舍的人都说，这辈子进错了门。马高说，以后还会有机会的。

到了星期一，赵卫东混进了马高学校里的实验室。马高他们还是第一次进人体解剖室，一个个看到那丑陋的尸体都本能地掩了鼻子背过身，只有赵卫东眼巴巴地瞧着那具丑陋的人体和老师手上亮光闪闪的刀子。老师皱了眉头，说，就你们这样子，还想当法医，当法医见到的尸体可是比这还难看难闻的，有医生不习惯福尔马林的吗？老师把眼睛转向赵卫东和马高，说，这两位同学不错，做法医的，真实地面对一具可能是腐烂了的尸体，这就是法医系学生上的第一节课。马高的同学们都转了脸朝赵卫东

看，仿佛赵卫东就是老师要他们看的那具尸体。马高朝同学挤眼睛，赵卫东却呆了似的盯着老师手里的刀子。他希望老师的刀子朝那具尸体划下去。可是老师在最初的半个小时里并没有去动那具尸体，刀子被他当成了教鞭，刀尖的那一星亮光带动着赵卫东游遍了尸体的每一个部位。在赵卫东的感觉中，那刀尖就像是一粒碎冰，闪烁着亮光、散发着奇异的冷意。这正是他最初迷恋上刀子的那种感觉。这一刻，他并不渴望手握刀子，去划破充满皱折的皮肤。后来刀子真正划动人体的时候赵卫东就像是乘坐着一片云朵在神游，他觉得就像是刀子拿在自己手里，他心里说朝哪儿老师就会朝哪儿，分毫不差。他发现自己有玩刀子的天赋。

上大学三年级时赵卫东也上了自己学校里的解剖课，但是师大没有人体解剖，据说是因为尸体极度欠缺的缘故。赵卫东只好在动物解剖课上大显身手。他亲手划开第一只青蛙就让老师大吃一惊，老师觉得碰上了了不起的学生，天生就是学生物的！怎么说呢？赵卫东解剖的那只青蛙，比裁缝还准确，比画家还精细，他玩刀子就像小贩子玩秤杆、书法高手玩毛笔，真的是游刃有余。老师说，赵卫东你可惜了，你该做一个外科医生。赵卫东的同学们都说，动物外科医生。老师一脸严肃，他知道学生们对于自己将来的职业都怀着一肚子怨气。老师说，没有出色的生物教师就没有出色的外科医生，赵卫东的中生物课老师一定是位出色的老师，他是令人尊敬的！同学们都看赵卫东，希望证实老师的判断。赵卫东忍住笑点了点头，老师哪里知道，他中学时代没有上过一节生物实验课，他在实验室上的第一节课是在医科大学跟马高一块儿上的。赵卫东把这个笑话对马高

讲了，学着老师严肃的样子说：他是值得尊敬的！马高乐得前仰后合，说，那些骗猪匠，他们才是赵卫东同学值得尊敬的老师。赵卫东也笑，说：马高你现在上的医学院，一点儿职业自豪都没有，还损，把医生的脸面都丢尽了。马高说：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科学是没有诗意的，来不得半点虚假。

赵卫东宿舍里的同学把实验室里解剖的青蛙全都提回来，找了酒精炉和炒锅，买来啤酒，要炒田鸡下酒。马高也被邀请来吃田鸡。马高看着那一堆青蛙尸体，说，我能挑出哪些是赵卫东这小子解剖的。马高真的把那些田鸡挑出来，全都是赵卫东的杰作。马高不由啧啧赞叹，跟赵卫东宿舍里的同学们一块儿朝赵卫东翘大拇指。的确，赵卫东解剖的青蛙，绝对可以当作艺术品的，大家都服气。

赵卫东毕业后被分配到市一中。他带了初中三个年级的生物课。赵卫东的口才不算太好，据说天才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大都是拙于言辞的，因为他们把说话的工夫都用在钻研事物上了。赵卫东在这方面跟那些天才人物有接近之处，他过于迷恋解剖，在言说方面反倒退化了。但是学生们还是很喜欢这位年轻的赵老师的课。特别是他的实验课，实验课中的解剖课，让学生们大开眼界。赵卫东精湛的手艺，使学生们逐渐克服了面对动植物尸体的恐惧感，他使这门残忍的实验课变成了充溢着诗意的艺术。大多数学生，包括那些胆小的连一只蚕也害怕的女生，看着赵老师灵巧的手，也都睁大了眼睛。在动物解剖课上，赵卫东手中的小刀就像画家手中的画笔

一样，在一只青蛙的身上画出了它皮肤的层次，它内脏的排列形状，乃至它微小的、轻轻跳动的肝脏。赵卫东用那枚闪亮的小刀向同学们说话，一点儿也不亚于语文老师用声情并茂的语调朗诵诗歌，学生因此迷恋他的解剖课。每当上实验课的时候，他们会想方设法弄来青蛙、鲤鱼、鲫鱼，乃至兔子那样的实验品。赵卫东的生物课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这让同事们大感意外。他们怎么也无法理解，学生们为什么喜欢上生物课；在他们看来，生物课是枯燥无味的，却没想到人类的天性是：探索人类作为动物自身的秘密，其吸引力远远超过探索其他任何神秘世界。

赵卫东基本上没有其它什么爱好，如果可能的话，他倒是愿意去做一次骗猪匠，亲自体验一下童年时代的感觉。可惜赵卫东始终没能找到那么一次机会，有一次放了暑假，回到农村老家，村里刚好有一只小公猪要骗，赵卫东准备自告奋勇去为那只发了情满地乱跑的小猪解决烦恼，可是哥哥死活不让他去。也许哥哥怕自己的弟弟一个大学毕业的老师去骗猪太丢份，也许哥哥根本就不相信他能做好这件事——在农村，骗猪匠没做好活儿通常只有两个含义：要么是嫌主人招待不好，要么就是这骗猪匠手艺太臭。第二天牛角小号在山边响起，骗猪匠来了，一阵惨叫中干净利落地做了活儿，赵卫东只不过再次回味了一遍童年时代的感觉而已。这是他最后一次看到骗猪匠做活儿，刀子还是那刀子，比起赵卫东现在玩得娴熟的手术刀来说，那算什么刀子。但是，正是那刀子启动了赵卫东最初的诗意向往。赵卫东当然记得。他再次想起了大学时代老师说过的话，现在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生物老师，谁知道他的学生有多少人在将来会成为一名出

色的外科医生呢？可是他的启蒙老师却是那些骗猪匠。赵卫东遗憾的是，他没能亲自把牛角小号放在嘴边吹一次，也没能亲自捉刀去做一次骗猪匠的活儿——他自信现在他的手艺超过任何一个高明的骗猪匠。

赵卫东房子里除了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一柜书，一台17英寸的旧彩色电视，就再没有什么了。房子是里外间，里间是宿舍，宿舍里床头的墙上挂着一张人体解剖图。赵卫东常常躺在床上看那张图，看着那张图，他就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回到了马高学校的解剖室。那图活起来，赵卫东心中有一把刀子，细细地把那具人体每一个细微的角落都划过了。赵卫东在学校里是一个热心人，男老师的家属最爱找赵卫东帮她们干宰鸡杀鱼的活儿。她们老远在楼下喊叫：小赵小赵，来帮个忙。赵卫东就下楼，杀了鸡，宰了鱼，还帮他们把鸡剖得干净利落。绝对不会把苦胆肠子什么的弄破。赵卫东人缘很不错，有时会被邀请去吃他自己宰的剖的鸡啊鱼啊什么的。那些嫂子们又都是些热心人，说，小赵啊有女朋友没，没有的话嫂子给你寻一个，小赵将来肯定是个贤惠的好丈夫，杀鸡宰鱼的样样都行。赵卫东笑着默认了，说，那就有请了。

等到那些热心的嫂子们真要给赵卫东介绍女朋友，赵卫东却没有真要找的意思，嫂子们就猜疑：小赵肯定是有女朋友了，哪看得上我们介绍的，说不定还是大学里谈的呢。赵卫东既不肯定也不否认，算是默认了。

赵卫东刚好就在那时认识了李琳。认识时间不长，甚至不了解她的所有情况。这是很偶然的事。赵卫东很少到那些娱乐场所去，有一天上完了课，觉着很累，就出去走走。城市现在像一个财大气粗的暴发户，颐指气

使地把脚手架横插在天空中，搅拌机粗声大气地吼叫着，车辆来来往往带起一股股冲劲十足的烟尘。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赵卫东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溜达着。他走到最热闹的街口，一个卖仿真首饰的女人一直跟着他，他觉得好笑。后来卖首饰的女人走开了，又有一老一少两个乞丐跟上他，老的走左边，小的七八岁，走在右边，他们跟他的距离刚好是一只胳膊伸直的长度。这两个人锲而不舍地跟定他，固执地把两只黑乎乎的手伸给他。赵卫东有些厌烦了，后来他在一家亮着五颜六色的彩灯的舞厅门口停下来，那两只手有些猝不及防，差点戳在赵卫东的身上，赵卫东掏了两张钞票，给了他们。赵卫东是个不太富裕的单身汉，他不大习惯施舍，也不大习惯消费。这晚他鬼使神差地进了那间咖啡屋。咖啡屋不大，门头上的霓虹灯组成了“田园咖啡屋”五个大字，像是诱惑的眼睛似的不停地朝经过的行人暗送秋波。赵卫东掀开门帘进去，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站在门口，冲他点头：先生请。赵卫东径直进到里边，到靠墙的座位坐下。咖啡屋不大，像个小小的舞厅。稀稀落落地坐着一些人。有人在吧台对着电视机卡拉OK。赵卫东坐下来，那个女孩子就过来：先生要什么？赵卫东说：就咖啡吧。上大学时赵卫东跟马高去喝过几次咖啡，觉得那里的气氛蛮不错的。女孩子很快上了咖啡，又拿来点歌单：先生唱歌的话请点歌。赵卫东点点头，女孩子留下歌单走了。吧台前几个小伙子在唱歌，一个先唱了齐秦《无情的你无情的雨》，后边一个人又拿了话筒唱张楚的《姐姐》，后来几个人都唱，屋子里全是“姐姐姐姐”的声嘶力竭的呼喊。虽然有点儿吵，赵卫东觉得那首《姐姐》蛮不错的，心里哼着那歌，端了咖啡

喝了一口。赵卫东没有点歌，掉了头看昏暗的咖啡屋里的人，就看到了李琳。她那会儿坐在赵卫东旁边，独自一个人喝着咖啡，手里夹了根烟，烟头上的火星闪亮着。赵卫东估摸着她可能是那唱歌的几个人的同伴，后来那几个人唱完《姐姐》就回到座位上喝啤酒了，赵卫东这才发现她是独自一个人。赵卫东把整个咖啡屋都看了个遍，听有人在吧台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样的老歌，很好听，赵卫东就喜欢这样的气氛，热闹中的安宁。咖啡屋的墙上都装着昏暗的壁灯，最宽的一面墙上装着一幅画，画是性感的美女像，日本美女酒井法子。看不太清楚，那画很大，酒井法子的照片赵卫东以前看过，是很协调的美女吧，身材的比例绝对的恰到好处。赵卫东没想到在自己的城市里居然有这么好的去处，虽然这里的消费水平略高过他的收入，他还是愿意以后再来。

后来在一个人唱《九百九十九朵玫瑰》的时候，有个小男孩儿不失时机地走过来，手上捧着一束红玫瑰。红玫瑰很快被买走了，只剩下最后一枝，那小男孩儿走到赵卫东跟前。赵卫东想这玫瑰看来非得我买了。赵卫东给了小男孩儿一张十元的钞票，说：“把这枝花给那位小姐送去。”小孩捧了那枝玫瑰走过去，把花递给李琳：小姐，那位先生送你的。李琳接了那枝玫瑰，看到赵卫东望着她，她对赵卫东笑了一下：谢谢。

李琳看上去并不是个特别美貌的女人。不过她有吸引人之处，她长得像某个电影明星。那明星有一阵子在各大电视台为一种饮料做广告，把她那妖媚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赵卫东自从见到了李琳，就特别注意那个

明星。电视屏幕上的影像是平面的，无法显示那个女人的立体的美。而李琳就是立体的电影明星，周身散发着令赵卫东着迷的气息。

赵卫东没有多少跟女人打交道的经验。大学时生物系的女孩子是稀有动物，这使得赵卫东在大学时没学到多少对付女人的方法。生物系有几个相貌出色的女生，她们都个头高挑，身材柔美，经常在系晚会上亮相，全师大的男生都承认生物系的女生虽然奇少，却都出众，令其他系的女生黯然失色。因为众所瞩目，所以生物系的那为数很少的几个女生就不属于生物系了，她们的男朋友不是那些趾高气扬的研究生，就是各个系的精英。像赵卫东这样的男生，连边儿都沾不上的。赵卫东也不去沾那边儿，他有些清高。由于过分迷恋自己的学科，赵卫东花在女生身上的心思就更少了。

赵卫东有过一次跟女孩子打交道的经历。有段时间，班上一个叫安兰的女孩子对赵卫东有兴趣。她要赵卫东陪她在实验室里解剖一只兔子。一个女孩子能忍受这种血腥的场面，无疑是对赵卫东有些倾慕的。赵卫东不厌其烦地给她演示，她一边躲闪着一边又啧啧称赞赵卫东比老师还做得好。本来他们可以把活动范围从实验室里延伸到更大范围里去的，比如校园里的花丛树林中，图书大楼前边的小花园里，甚至南大街的光明电影院或者学校外边专为学生放映经典电影的露天电影院的，但是没有。安兰生长在青海西宁，高原的紫外线如此的强烈，多年以后赵卫东对安兰的印象就是她的黝黑的面孔。一个脸色黝黑的女孩子无论何等的可爱，在赵卫东的心目中总是要打些折扣的。安兰是属于生物系女生中最末流的女孩子，

赵卫东不在意这一点，他不在意她的相貌平平，而是在意她黝黑的面庞。赵卫东对安兰没有什么兴趣，这一点使他们的活动范围永远只局限于实验室中，而且次数也仅仅只有三两次。后来安兰不再要求赵卫东陪她进实验室了。

李琳是个身材丰满匀称的女人，就凭这一点就可以让许多男人动心的。李琳的脸色是白皙的那种，但不是病态的苍白，而是类似于某种植物叶片上的那种汁水充盈的光泽。李琳是小眼睛的，但她笑起来的时候眉毛酷似柳叶、眼睛宛如弯月。这种眉眼，这种面庞，这种身姿，都足以让赵卫东开眼。赵卫东在李琳面前只是一个小弟弟而已，这一点赵卫东自己很是明白。但赵卫东已经不是多年以前的赵卫东，他觉得自己成熟了，一个男人懂得欣赏女人，这大概就是成熟吧。另一个成熟的标志是，赵卫东居然在田园咖啡屋里为李琳买了一枝红玫瑰。赵卫东觉得自己很出色。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理所当然该是成熟的年龄了，赵卫东躺在自己的床上，对着那张人体图，研究成熟的人体，他想成熟的人体与成熟的人大概是两码事。

赵卫东的业余时间大都用来翻阅自己的专业书刊，他想报考研究生。毕业时他的导师劝他考研，可是赵卫东在专业上下的工夫够多，却耽误了学习外语，一塌糊涂的外语水平使他不敢问津别的学校，他又不愿意报考师大的研究生，就这样在犹豫不决之中他丧失了考研的机会。当他站在中学的讲台上和简陋的实验室里打发时光时，他后悔自己当年的幼稚与无知了。现在他暗暗努力，希望能报考研究生。可是李琳的出现，打乱了

他的计划。

他跑到校门外的电话亭打电话给李琳，电话中传来的李琳的声音会让他的手发抖。在他的经验里，一位外科医生的手是绝对不会发抖的。一位外科医生的手发抖就意味着他职业生涯的终结。赵卫东相信自己纵然操刀划开人的皮肤，看到一层层的粉红色的肌肉和淡蓝色的血管，自己也绝对不会发抖的，但是李琳的声音却让他的手发抖。是那种心脏受到敲击、胸脯被鼓动、血液被震颤、肌肉被电击的抖动。有时李琳不会回他的电话，他就在电话亭的旁边买了啤酒，一个人回到屋里，慢慢对着那幅人体图喝酒。酒的味道很醇厚，有一种馥郁的香气、甜丝丝的味道。赵卫东跟李琳最初见面的几次，都要喝酒。在小酒馆里喝啤酒，李琳很能喝酒，每次都要喝一瓶以上。他们躲在角落里，通常都是临街的窗口，窗帘垂下，他们面对着垂下的窗帘，仿佛与世界隔离了。在世界的另一边，惬意地喝酒就是一种自由的享受。赵卫东在自己的屋子里喝酒时，就仿佛跟李琳一起对饮，苍白寡淡的时间在啤酒的泡沫中变得有了色泽和味道。喝了啤酒，对面的人体图跟自己的头脑一样，变得异常清晰，不再是一幅平面的图画，成了有血有肉、有骨骼有经脉的立体了。赵卫东打开自己的小工具箱，取出那些刀子剪子，戴上手套，像一个外科医生那样开始工作了。他取出刀片，放进酒精里消毒，然后把它装在刀柄上。对着一盏40瓦的灯泡看这枚精致的小刀，刀锋上闪烁的锋芒像一点火星一下子点燃了他胸中的激情。刀尖开始游动在那个立体的人体上了，像几何教师画图一样，刀尖从人体上划过去，赵卫东看到的是肌肉和血管的色彩。这时候他一点儿也不亚于